



猫头鹰丛书

猫头鹰队 之迷路



晨光出版社

猫之迷路

罗伊·迈克格里嘎

晨光出版社

The Screech Owls' Home Loss

Copyright © Roy MacGregor, 1998

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McClelland & Stewart Inc. (Canada)

Chinese Languag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©

Aurora Publishing House 1999

Chinese copyrights intermediary: Tao Media International (U.S.A)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23—1999—014 号

版贸策划 崔寒韦

监 制 刘卫华

责任编辑 杨晓彤

责任校对 余 祁

封面设计 李 斌

猫头鹰丛书

猫头鹰队之迷路

罗伊·迈克格里嘎 著

云南新宇翻译公司 翻译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

开本: 850 × 1168 1/32 印张: 3.375 字数: 70 000

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5414-1719-X/I·153 定价: 4.50 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

猫头鹰丛书

平静湖之谜

斯坦利杯失窃之夜

猫头鹰队北行探险

冰球营的谋杀

瑞典绑架

佛罗里达恐怖事件

魁北克城危机

猫头鹰队之迷路

1

“快看外面！”

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可笑。特拉威斯·林德塞还没有从睡梦中醒过来，似乎还处在梦里的那个世界。

“谁？”他对着无绳电话问道。由于没有完全睡醒，他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傻瓜。

“看外面！”尼什尔在电话那头叫道，声音大得连特拉威斯的妈妈都听得到。她刚把电话递给她的儿子，现在还站在床边。

“他睡醒了，尼什尔。”她对着电话帮特拉威斯解释。特拉威斯抬头一看，妈妈正在笑着看他怎样从甜梦中爬起来呢。

“尼什尔说的不错，”林德塞夫人对特拉威斯说道，“快起来，看看外面。”

特拉威斯揉揉眼睛一看钟，7点过3分。这个时

间对上学来说还太早。而且今天又是星期六，尼什尔起那么早干什么？

“他正在起床呢，尼什尔！”林德塞夫人对着电话说道。

特拉威斯把电话往枕头上一放，把被子一推。这时的他多想再钻到温暖的被窝，重新回到刚刚被唤醒的甜美的睡梦中去。但他尽量不这么想。于是他伸了伸手脚，又打了个哈欠。这时他的妈妈仍旧笑着看着他，并往后挪了挪，以便让他起来。特拉威斯看见他的爸爸在妈妈的身后端着一杯咖啡，正努力地想把热气腾腾的咖啡吹凉，但却做不到，因为他在笑。到底外面什么东西那么有趣？

特拉威斯挠着头，一边回味着睡梦的香甜，一边向窗子走过去，他的妈妈走到他的前面把厚厚的窗帘拉开。

特拉威斯突然觉得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阳光从窗外射进来，好像成千上万只手电筒同时打开一样耀眼。他后退了几步，用手遮住了眼睛。这时候他听见身后枕头上的电话传来尼什尔耗子一样的声音。

特拉威斯使劲地揉了揉眼睛，可是他的眼睛里仍然是一片五颜六色的光。他又揉了揉眼睛，然后走近窗子慢慢地从指缝里往外看去。光线太亮了，就像

无数根扎眼的针。不过慢慢地他的眼睛就适应了。他眯着眼睛贴向窗子。窗子的玻璃立即被他呼出的气蒙上一层雾，等他往后轻轻一靠，才又变得透明起来。整个世界都冻成了玻璃似的世界。

特拉威斯往外望去，从后院到莎拉·卡斯贝森家在山上的大房子，然后是远处的河，以及塔马拉克镇的远景，到处都像玻璃般地闪闪发光。远处的河变成了银色的带子，太阳正从望景山那儿升起，整个山顶好像披上了一层金灿灿的光芒。

窗子的玻璃又变得模糊了。特拉威斯伸出一个指头把它擦干净，玻璃又凉又湿刺激着他的皮肤。

特拉威斯再眨眨眼。这光线使他想起了法德叔叔珠宝店里的柜台：钻石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贵重的水晶在展柜中闪闪发光。

一辆卡车正沿着瑞温街向望景山驶去。卡车边走边往路上撒沙子，银色的路面随着卡车的开过变成了棕色。到了桥和山的拐弯处，卡车慢慢地滑下瑞温街，这时车轮慢慢地转着，像一艘巨大的轮船，卡车吱吱响着开进了一条覆盖着冰的堤岸。

特拉威斯看见外面的国王街上有一伙像是在走钢丝的孩子。其中一个摔下去了，背着地，滑了出去。另一个孩子跟着跃了出去，滑得远远的。

这时特拉威斯又听到了尼什尔的叫声。

“你看到了吧?”

特拉威斯几乎是跳着转过身体，他几乎把尼什尔给忘了。他的妈妈正伸手把电话递给他。

“真棒!”特拉威斯接过电话说。

“什么意思?”现在他可以清楚地听到尼什尔的声音了。“我是说太令人惊奇了，简直令人无法相信!走!让我们到外面去，穿上你的冰鞋!”

尼什尔立即挂了电话。挂电话的声音连特拉威斯都吓了一跳。

穿上冰鞋?对，还得带上一根绳子和一篮沙子，也许还有爸爸那双带钉的高尔夫球鞋，以便在冰上走。他突然想到，现在的塔马拉克镇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溜冰场了!

“这叫做雨淞。”林德塞先生在特拉威斯把无绳电话拿给他妈妈后说道，“至少我朋友道格的爷爷是这么叫它的。他爷爷是个苏格兰人，说他这一生只见过三次雨淞。这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。”

“那是什么?”特拉威斯转过身去用手指擦着玻璃，一边问。

“如果天冷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在此之后接着就会有雪融化，这样雪就会变成冰，这是自然界的一种

反常的现象。虽然美丽但同时也有危险。”

特拉威斯向外望着，想起了上周塔马拉克镇下了一月份的第二次大雪。街上的雪堆得高高的，连在人行横道上的人都看不见车道里的汽车。但是接着的二月初，一阵南风带来了有史以来的高温，尼什尔甚至为打冰球而准备短衫和太阳镜了。

大雪过后就下了雨，虽然雨不能把雪融化，但是足以把人行道变成水塘。紧接着昨晚风向突然变了，一股强冷空气从北方袭来。厨房外面的温度计一下子就降了下去。那寒冷比上一次后院的枫树被冻裂那晚还冷两倍。

林德塞先生接着说：“那就是老吉普森叫的雨淞，具体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。我猜在盖尔语中可能和玻璃有关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它持续多长时间？”林德塞夫人问。

“仅仅一两天。但是如果让我从童年的冬天里选两天的话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两天的。也许因为那样就可以不用上学，也不用去上班了。”

“不用去上学了？”特拉威斯问。

“那是星期六。”妈妈说道，把特拉威斯的美梦打破了。

林德塞先生滔滔不绝地说着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

回忆之中：“在路上撒沙子之前，人们只能用链子拴在车上把车拖回去。绳索通常被冻成硬的，这样人们就好使力了。那时候我们常常穿着橡皮靴，抓住汽车的后缓冲器，这样汽车就可以拖着我们满街跑。”

“查尔斯！”林德塞夫人突然叫了起来。

但是林德塞先生笑了笑，仍旧沉浸在他美好的回忆中：“我们管这种游戏叫‘搭便车’，感觉上有些像滑水，不同的是它是在冬天，而且我们是被汽车而不是摩托艇拖着跑。”

“你应该庆幸没被撞死。”林德塞夫人插嘴道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林德塞先生慢慢回答说，“但是那时的车走得很慢，而且那时候车也不多。”

“别说了。”林德塞夫人说。

“好吧，现在不说啦。不过你们小孩子应当到外面去溜溜冰。这可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。”

“可你说你见过两次。”特拉威斯替他爸爸纠正说。

“不错，但我只能年轻一次。”他爸爸回答。

林德塞先生走到窗子前，他虽然面带笑容，可是在特拉威斯看来那笑像是苦笑。突然他爸爸转过身拍了一下手说：“年轻人，你最好把衣服穿上。”

特拉威斯向他爸爸刚才凝视的方向望去，一个身

穿厚厚的蓝色的带帽子的猫头鹰夹克的年轻人正在溜冰。他的冰鞋在原来是人行横道的地方划过深深的痕迹。

突然那年轻人像一个冲向敌人咽喉的斗士一样向前一个滑跃，冲向天空，然后侧着身子重重地落在街的坡地上。冰对他来说一点阻力也没有，只见他与他的球棒、手套和帽子一起像一只冰球飞速地向林德塞家的车道冲来。

这正是尼什尔，他是来叫特拉威斯。

2

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会儿所有的猫头鹰队队员都来了。他们所在的中心位置似乎是原来瑞温街和塞达街的交叉处。马克总是在这里用吹口哨的方式来集合大家。莎拉也来了，她那长距离的、优雅的滑跃就像是在塔马拉克镇纪念竞技场上表演一样。拉尔斯·约翰森肩上扛着两根球棒，脚上的冰鞋来回踢着一只冰球，沿着塞达街过来了。杰里米·威尔斯似乎觉得冰鞋还没穿好，艰难地与德米特利·雅库舍夫一起沿着冰河从公寓区滑过来。戴塔、威尔森、法赫德·诺瑞

泽德、高迪·格瑞菲斯、杰西·哈波伊、安迪·赫津斯、西蒙·米利肯、利兹·玛斯卡瑞特、查特尔·拉罗彻利和詹妮·斯坦普尔都来了。詹妮穿着她的冰鞋，戴着厚厚的冰球护垫，肩上扛着一个有些乱且破了的冰球网。朝着队伍从另一个方向滑来的还有德瑞克·迪林格，他一边滑一边也扛着另一个有点乱且破的网。

“不在这儿玩。”尼什尔叫嚷着，这时他出汗的脸已经变得红通通的。

“那……到哪儿去？”詹妮一边说着一边把网摔到地上。

“到小河那边去！”对，就那儿。在德瑞克的房子背后有一大片属于德瑞克的叔叔的地。那儿用来种玉米、燕麦和养牛。这地在镇子的边上，一条从树林里流出的小溪蜿蜒穿过，再流过学校和溜冰场，最后注入河里。

在以往的冬天里，他们曾多次带着铲子出去，清出一片地来做抓人游戏。那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通常冰地都高低不平，如果遇上一个裂缝，那就会卡住冰鞋的刀口而扭伤脚。但是今天却不同，冰像大理石一样光滑。

“出发！”德瑞克叫道。

于是他们滑过街道和花坛，然后弯着身子滑上

山，又微仰着滑下山向国王街街头滑去，再穿过覆盖着冰层的高速公路，然后滑下堤坝弯腰穿过铁丝护栏（现在护栏上已裹上了水晶似的冰，所以伤不到任何人），一直冲向那条穿过开阔地的冻成冰的小溪。

尼什尔没有选错地方，首先他们可以开心地在这块地方溜会儿冰。他们大笑着滑向远处的玉米茬，接着又拉成个圈一起穿过一片芦苇地。他们滑过芦苇地的时候，芦苇断裂的声音就像玻璃碎裂声一样清脆。他们所到之处一片冰屑飞舞。

“我们开始吧！”特拉威斯大声说道。他是球队的队长，大伙都听他的。

特拉威斯将球棍往地上一扔，大家也跟着他这么做。然后他蹒跚地走到球棍堆边，随意地抓起球棍分成两堆，一半归尼什尔，一半归戴塔。

“你俩是队长。”他说。

分完了球棍他往后挪了挪，接着说：“现在都拿走你们的球棍和你们的队长站到一起去。”猫头鹰队的队员都纷纷捡起自己的球棍，然后环视谁将成为自己的队友。莎拉上前轻轻拍了拍德米特利：“两个前锋仍旧在一个队。”

“这不公平！”尼什尔叫起来，“他们都是些滑得快的。”

“不用怕！”特拉威斯说，“我们能打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“对，好主意。”尼什尔诡秘地笑着说。

特拉威斯让杰里米拿着网滑到地的尽头的护栏那儿，詹妮则把她的网设在路边的护栏那儿。两网之间的距离正好是四个冰球场那么大，而且两边的护栏正好可以做边界。

“有什么规则？”法赫德问。他总想知道有什么规则。

“什么规则也没有。”尼什尔嚷道。

“不可以身体接触、不可以越过球门射门以及手掌击球，除此之外怎么样都行。”特拉威斯宣布说。

一切都准备就绪。没有谁越位。尼什尔精于腕射，他从特拉威斯面前一下把球抢走，让你看不到球在哪儿，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滑开，带着球忽左忽右在平滑的溪面上一直滑向前。这时詹妮来了，她一边跟着往后快滑，一边赶快做好接球的准备。

特拉威斯滑过来突然一个急刹车，他漂亮的动作扬起的冰碴在阳光下闪耀着，就像烟火，刺得别人睁不开眼睛。詹妮本能地从小树那边转来，这时特拉威斯笑着一个反手抽击把球从她身后传走了。

“骗子！”詹妮大嚷起来，不过接着她也笑了起

来。

莎拉和德米特利用欧式打法快速来回传着球，他们这样持续了足足有五分钟。其他猫头鹰队员都在趁机大口喘着气。

“在俄语里我们称这叫做‘互传’。”德米特利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在加拿大，”尼什尔也喘着气说道，“我们叫它‘独占’。”

“不对不对，”德米特利纠正道，“真正的‘互传’是一种游戏。有弯曲的球棍、球和一个巨大的溜冰场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队员。冰球就是从它演变来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俄国人发明了冰球？”尼什尔疑惑地问。

“就像别人那样，我也是猜的。”

尼什尔笑着大声说：“那你发明了什么？老兄？林特邓？轮子？”

“那你认为是谁发明了冰球？”

“当然是我们，也许你没有注意到，‘斯坦利杯’是加拿大的而不是俄国的。”

“有画证明五百多年前荷兰人就玩一种像冰球的游戏了。”德米特利反驳说。

“画又不是相片。”尼什尔也接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莎拉惊奇地问，“你可以画出你想画的任何东西，我可以证明。”

“五百多年前是没有照相机的。”莎拉接着又说。

“那正是我想说的，这就是说没有什么真正的证据啦。”尼什尔得意地笑了。

“你真令人难以接受！”莎拉跺脚说。

“你是个疯子！”德米特利也加入进来。

“我是正确的，你们都明白。”尼什尔回答。

这时的特拉威斯躺在冰地上，对尼什尔可笑的想法只能笑着摇摇头，在学校他已经见识过许多次了。多少次老师看尼什尔的目光就像他是刚从外星球来的似的。

“你们快看那儿。”莎拉弯腰去捡她的球棍时突然大叫起来。

所有的人都转过头去看发生了什么事。在这块空地的尽头有四个高大的身影站在护栏的后面，正在试着越过护栏。其中一个爬了上去，从护栏顶上下来穿着冰鞋着地，并大声叫着，那是泰，猫头鹰队的助理教练。在他右边靠着结了冰的铁丝网的是伯瑞，另一个助理教练，也穿着冰鞋。在伯瑞旁边拿着一堆球棍的是迪林格先生，他秃顶的头上只戴着一副独一无二的耳罩。

在迪林格先生的右边就是马克！

一定是迪林格的兄弟，这片土地的主人打电话告诉他的。迪林格先生是从不愿意放弃任何再成为孩子的机会的。一定是他叫两个也爱玩冰球的助理教练一块来了。

那马克呢？

马克·蒙洛教练是不上场的。他经常对猫头鹰队的队员说，在街上玩一场冰球要比专门训练好得多。但是对他来说，亲自参加比赛是很少见的事。他的脚不好使，而且有时进行训练他自己都不一定能做得到。

马克也爬上了护栏，当他的冰鞋再接触地面的时候，他那只受伤的脚似乎有些站不稳。这四个人正穿过空地朝着队员的欢呼声走过来。

泰和伯瑞两个都是滑冰的好手，他们能在冰上滑翔如飞，他们一直受训于马克·蒙洛。迪林格先生的关节有些弯曲，但即使是在远处大家都能听见他那高亢的无所顾忌的笑声。迪林格先生无论是在什么时候、无论在干什么都好像在玩耍。

马克来到猫头鹰队前停下来，他的脖子上挂着哨子。他吹了一下，接着说：“好了，你们已经热过身了，现在让我们来操练操练。”